

贺国营
荆建刚
主编

樊
城
著

华夏名人志系列
mo zi

墨子

河南文艺出版社

华夏名人志系列

贺国营

荆建刚 主编

墨子

樊城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子/樊城著. —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8. 11

(华夏名人志系列/贺国营 荆建刚主编)

ISBN 978-7-80765-043-0

I. 墨… II. 樊… III. 电影文学剧本 - 中国 - 当代 IV. 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22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本社网址 www.hnwybs.cn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开本 32

印张 6

字数 120000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序：切身感受先贤的体温

电影《华夏名人志·墨子》已经封镜，这个名人志（包括老子、庄子、杜甫、吴道子等）系列电影将陆续投拍，这个系列的图书也将随着电影的拍摄相继出版。制作人王谦让我写序，我感到这个序很难写。但是，说真心话，尽管难，我还是真有点要写的冲动。上个世纪末我在高校教书期间，在校长曹策问先生的策动下，曾动过拍摄华夏文化名人系列电视片的念头。十年过去后的今天，这个愿望被一帮朋友实现了，这让我感到一种不可言说的喜悦。同时，这也是我愿意写这个序的主要动因。

在我看来，切身感受先贤永不消失的体温，是后人永不衰竭的生命冲动；在先贤面前饶舌又总是一件自讨没趣的事。

这是一个怪圈。一方面，后人总会激情于在先贤面前言说；另一方面，这言说又总是出力不讨好。但是，总爱在先贤面前自讨没趣的人却是一批一批地出现，就像《金蔷薇》的作者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说的那些明知要死在海上，却毅然决然出海的打鱼人一样。这好像是人类的一种

内在的使命。在人类生命史和人类创造史的长河中，先贤的生命就是后人生命的一部分，反之，后人的生命亦是先贤生命的一部分。切身感知和抚摸我们此生之前生命的体温和智慧的曦光，同时，也让过去的生命感知我们今天仍鲜活幼稚的生命与思维，似乎是人类生命本体中就一直在着的。

人是将自己的生命转化为意识、积淀为文化的生命。仅就作为物质存在的生命体而言，它在一个短暂的存在瞬间就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生命存在不变的伤痛。而那通过生命存在才出现的意识和智慧，却不因生命个体的消失而消失，它借助于生命创造的文化载体，并作为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被积淀，被传承，这使得人类的整体性生命链条具有了不可断裂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个体的生命是不可期约的，尤其是那智慧的生命。可以亲近的，只有存在于历史长夜中的那点点星光。那是先贤的智慧之星，灵魂之星。我们与他们相距甚远，又离之甚近。他们故去了，正在走向历史的深处和更深处。而人类呢？人类正在一代一代地走向历史的更前方更远处。因此，我们中的每个人都在创造历史，都是构成历史的基础，并使我们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短暂存在，具有了历史性和整体性价值。如此结果让我们伤痛的心灵聊可得以安慰，得以快乐。

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说，我们得到的安慰和快乐还有更多。从文化遗产的角度看，那故去的生命和我们这些将会故去的生命并没有消失。这从我们正在存在的生命创造历史的现实和即将存在的生命创造历史的现实中可

以看出,我们所谓的创造历史,都是在既有条件的基础上创造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是在先贤已经创造的历史的基础上创造了历史。那些故去先贤们的肉体生命的确是已经消失了,但他们创造的文化精神、智慧结晶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汹涌和流动。就像歌德所追问的那样,在那广大的事实的循环中,死究竟是一个终局,或者只是一个开端?

在我看来,对于那些智慧的生命,死亡只是一个接一个走向未来的开端。这些流动的生命,构成了我们创造历史的基础和动力,使我们现世的生命在已有的条件中存活,在已有的经验中创造。他们的故去依然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未来。由此断之,我们的现在既是我们的现在,同时也是未来人们的未来。这是历史文化的内在逻辑,也是生命个体与生命链条整体之间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来自生命个体与生命整体之间、时代文化与历史文化之间的相关性。正是这种历史与现在的相关性的存在,才使得我们更加注重对圣哲先贤的关注和体悟。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正因为我们的影像能够投映到历史的镜像之中,我们才得以与先贤们彼此切身并使我们在与先贤的彼此切身中,感受到圣哲先贤的体温。如是看来,拍摄华夏名人志的电影,出版华夏名人志的图书,这种类似于在圣哲先贤面前饶舌的举动,就应当是一件很有趣味、很有意味、很有价值的事了。

是为序。

单占生

2008年8月28日

1 宋宫门外 夜外

深夜。月黑星沉，街道上寥无行人，偶尔有一阵旋风卷起树叶。

一行黑衣人贴着宫墙悄无声息而快速地进行着。

宫门口，两名卫士神态慌张地不时四下张望。

黑衣人将要走到宫门口，走在前面的黑衣人（子罕）摆手让后面的人停下，自己悄悄地向宫门走去。

卫士看到子罕，忙迎上来：“子罕大夫，都准备好了。”

子罕从怀中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包裹：“喏，这是公子给你们的赏金。”

卫士甲接过包裹，掂掂重量，回头示意卫士乙：“快把宫门打开，别出声。”

卫士乙徐徐打开宫门。

子罕向后面一挥手，一行黑衣人急促地过来，悄悄拥进宫门。

两名卫士查看着金子，小声争执几句，又把包裹裹起来。

走在后面的公子特向子罕做了个劈击的手势，同时拔出长剑。一道寒光闪过，两名卫士咽喉中剑，鲜血迸流，慢慢软倒。

2 宋宫内 夜外

黑衣人拥进太子宫，悄无声息地散开。

有两名宫中卫士巡逻，众黑衣人忙匍匐路旁，待巡逻卫士走到身边，黑衣人突然跃起，挺剑刺入卫士胸膛。

一名垂死的卫士喊一声：“有刺客！”躺倒在地。

宫中杀声四起，仓促应战的卫士纷纷被黑衣人杀死。

3 寝殿 夜内

宋太子寝宫内，烛光摇曳，太子正搂着妃子沉睡，突然被外面的声音惊醒，翻身坐起来喊：“来人哪！”

公子特仗剑走了进来：“别急，这就来了。”

太子妃尖叫一声，钻进被窝，瑟瑟发抖。

太子看清了来人：“公子特，你敢弑君？”

公子特：“杀了你，我就是君了！”挺剑向太子刺去。

4 宋宫 夜外

宫中的杀戮还在继续。

宫中卫士仓促应战，根本不是黑衣人的对手，片刻间便死伤殆尽。

公子特提剑走出太子寝宫，剑上鲜血淋漓。

公子特：“太子已被诛了，降者免死！”

一些零星格斗的宫中卫士看大势已去，纷纷抛下武器。

突然，一名卫士（鲁直）从外面冲进来，杀进黑衣人群，身手矫健，当者披靡。

鲁直边格杀边喊：“太子，太子，鲁直救你来了！”

已投降的卫士有两名精神大振：“太子老师来了！”站起想反抗，被看管的黑衣武士一剑刺死。

紧接着，已投降的卫士被纷纷刺死。

黑衣人围着鲁直拼杀，边战边退，不时有人倒下。

子罕加入战团：“鲁直，快投降吧，可免你一死！”

鲁直：“鲁直宁死不降！”随之一阵急骤的进攻，子罕脸上中剑，立刻鲜血淋漓，不住后退。

鏖战中，公子特弯弓搭箭，对准鲁直射去，正中鲁直后背。鲁直大吼一声，转身奋力向公子特杀去。

突然，太子寝宫中传出婴儿哭啼声。
鲁直愣了一下，重又转身向寝殿跑去。

5 寝殿 夜内

太子和太子妃躺在床上，身上血迹斑斑。

蜡烛已经倾倒，幔帐在熊熊燃烧。

一名婴儿在嗷嗷大哭。

鲁直闯进寝殿，奋力关上房门，外面黑衣人纷纷以兵器砍门。

鲁直在火光中看到太子已死，含泪说道：“太子，鲁直当誓死为你报仇！”转身抱起婴儿，破窗而出。

6 宋宫 夜外

黑衣人看到鲁直逃出寝宫，纷纷追杀。

鲁直边战边走，终于冲杀到宫门口。

公子特追过来：“快关门！关门！”

两名黑衣人抢过去关门，被鲁直砍杀一个，冲出门去。

公子特搭箭射去，宫门外传来鲁直的闷哼声。

7 宋宫外 夜外

鲁直的腿上又中了一箭，趑趄着走到马车旁，抱着婴儿奋力攀爬上车，喊着“驾，驾”，抖动缰绳，马车向前奔驰。

公子特等追到门口，众黑衣人正要去追，公子特拦住：“算了，办大事要紧。”

黑夜中，马车渐渐驶远。

字幕：公元前453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景公杀昭公父纠，故昭公怨，杀太子而自立。——《史记·宋微子世家》

8 旷野 日外

车轮滚滚,马蹄翻飞。

画外音:战国初年,诸侯国之间纷争不休,诸侯国内篡弑不断。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原由贵族独占的学术文化扩散到社会,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对人生和社会进行理性思考,并试图用自己的学说和实践改变社会。

推出片名——墨子。

随即推出演职员表。

出片名和演职员表时推出一组鲁山县石人山标志性风景镜头,群山巍峨,树木苍翠。

9 山景 日外

重峦叠嶂中，传出少女的呼喊：“墨翟，墨翟……”

山鸣谷应。

一清纯灵秀的少女（鲁阳燕）提着饭篮从山坳中走出，边走边用另一手拢嘴呼喊：“墨翟，墨翟……”

公输般从林中走出，手中提一把缺了口的斧头，迎着鲁阳燕：“燕儿师妹，你这一喊，全山的鸟儿都不叫了。”

鲁阳燕奇怪地问：“为啥？”

公输般严肃地：“没你声音好听，当然要闭嘴啦。”

鲁阳燕笑着把饭篮举到公输般面前：“你还是闭嘴吧。”左右看看：“墨翟师兄呢？”

公输般用手一指：“在溪流边发呆呢。”

鲁阳燕跺脚：“又在发呆！爹让制作的攻防器具，啥时才能造好？公输师兄，你的呢？”

公输般扬了一下手中的斧头：“老是缺口，砍树比牙啃得都慢。”

鲁阳燕把饭菜从竹篮里取出：“快吃饭吧，还热着呢！”

公输般抛下斧头，俯身薅一把野草擦手，突然“哎哟”一声，把草扔到地上。

鲁阳燕：“被虫子咬了？”

公输般：“好像不是虫子。”摊开手，手掌上有一道细细的血痕。

鲁阳燕：“哎呀，流血了。”撕下一条衣襟，为公输般包扎起来。

公输般感激地看着鲁阳燕：“谢谢燕儿……”

鲁阳燕给公输般包好手，打个结：“好了，你赶紧吃饭吧，我还得给墨翟师兄送呢。”

鲁阳燕把饭篮盖好，向公输般嫣然一笑，向溪流边走去。

公输般看着鲁阳燕的背影发愣。

直到鲁阳燕的身影在山道上消失，公输般才回过神来，放下饭菜，在扔到地上的一团草中寻找着。

公输般拿起一棵草，举到眼前仔细看着，若有所思。

那是一棵叶片边缘有锯齿般尖刺的野草。

公输般用野草在手背上拉一下，疼得吸口冷气。

手背上，有小血珠慢慢涌出。

公输般拿起斧子，斧上有砍出的缺口。

公输般用斧刃在树上划拉着，缺口处带出一块木片。

公输般掂起木片沉思。